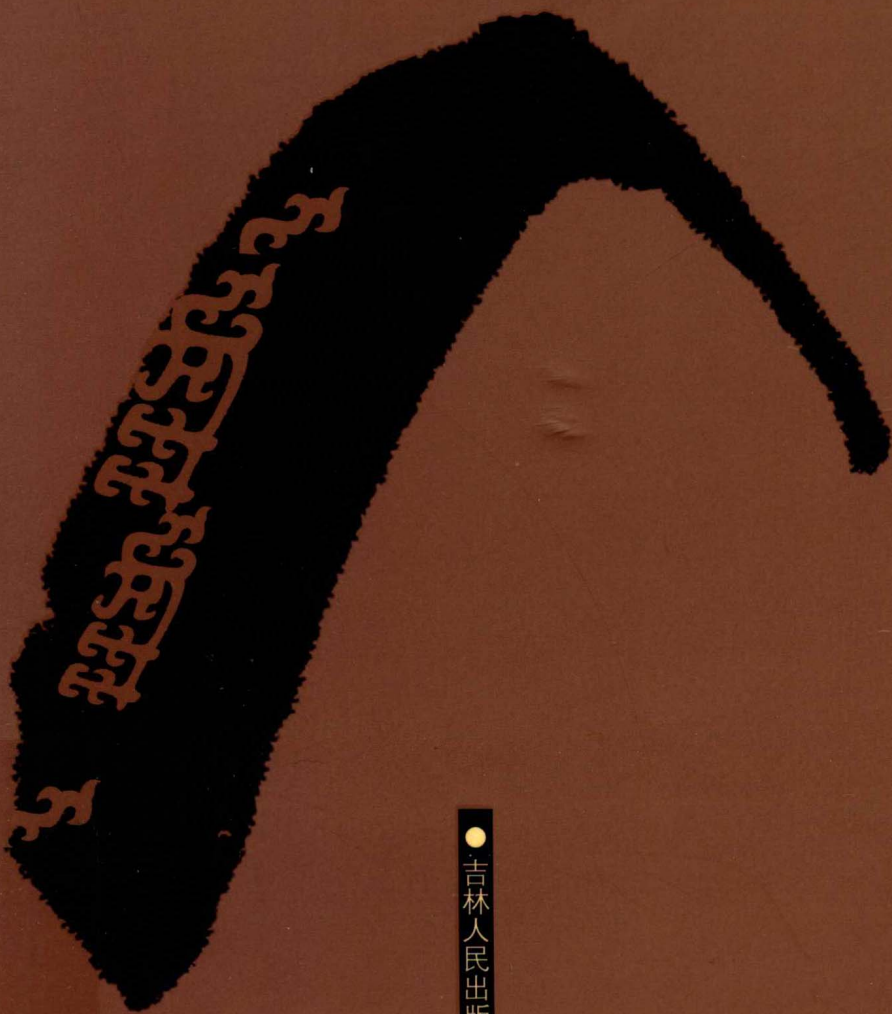
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晋书



● 吉林人民出版社

晋书

卷八十二——卷一三〇

〔唐〕房玄龄等撰
曹文柱等标点

晋书卷八二
列传第五二

陈寿 王长文 虞浦
司马彪 王隐 虞预
孙盛 干宝 邓粲
谢沉 习凿齿 徐广

陈寿，字承祚，巴西安汉人也。少好学，师事同郡譙周，仕蜀为观阁令史。宦人黄皓专弄威权，大臣皆曲意附之，寿独不为之屈，由是屡被谴黜。

遭父丧，有疾，使婢丸药，客往见之，乡党以为贬议。及蜀平，坐是沉滞者累年。司空张华爱其才，以寿虽不远嫌，原情不至贬废，举为孝廉，除佐著作郎，出补阳平令。撰《蜀相诸葛亮集》，奏之。除著作郎，领本郡中正。撰魏、吴、蜀《三国志》，凡六十五篇。时人称其善叙事，有良史之才。夏侯湛时著《魏书》，见寿所作，便坏己书而罢。张华深善之，谓寿曰：“当以《晋书》相付耳。”其为时所重如此。

或云丁仪、丁廙有盛名于魏，寿谓其子曰：“可觅千斛米见与，当为尊公作佳传。”丁不与之，竟不为立传。寿父为马谡参军，谡为诸葛亮所诛，寿父亦坐被髡，诸葛瞻又轻寿。寿为亮立传，谓亮将略非长，无应敌之才，言瞻惟工书，名过其实。议者以此少之。

张华将举寿为中书郎，荀勖忌华而疾寿，遂讽吏部迁寿为长广

太守。辞母老不就。杜预将之镇，复荐之于帝，宜补黄散。由是授御史治书。以母忧去职。母遗言令葬洛阳，寿遵其志。又坐不以母归葬，竟被贬议。

初，谯周尝谓寿曰：“卿必以才学成名，当被损折，亦非不幸也。宜深慎之。”寿至此，再致废辱，皆如周言。后数岁，起为太子中庶子，未拜。

元康七年，病卒，时年六十五。梁州大中正、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：“昔汉武帝诏曰：‘司马相如病甚，可遣悉取其书。’使者得其遗书，言封禅事，天子异焉。臣等案：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《三国志》，辞多劝诫，明乎得失，有益风化，虽文艳不若相如，而质直过之，愿垂采录。”于是诏下河南尹、洛阳令，就家写其书。寿又撰《古国志》五十篇、《益都耆旧传》十篇，余文章传于世。

王长文，字德睿，广汉郫人也。少以才学知名，而放荡不羁，州府辟命皆不就。州辟别驾，乃微服窃出，举州莫知所之。后于成都市中蹲踞啮胡饼。刺史知其不屈，礼遣之。闭门自守，不交人事。

著书四卷，拟《易》，名曰《通玄经》，有《文言》、《卦象》，可用卜筮，时人比之扬雄《太玄》。同郡马秀曰：“扬雄作《太玄》，惟桓谭以为必传后世。晚遭陆绩，玄道遂明。长文《通玄经》未遭陆绩、君山耳。”

太康中，蜀土荒谨，开仓振贷。长文居贫，贷多，后无以偿。郡县切责，送长文到州。刺史徐干舍之，不谢而去。后成都王颖引为江源令。或问：“前不降志，今何为屈？”长文曰：“禄以养亲，非为身也。”梁王彤为丞相，引为从事中郎。在洛出行，辄著白旃小鄣以载车，当时异焉。后终于洛。

虞溥，字允源，高平昌邑人也。父秘，为偏将军，镇陇西。溥从父之官，专心坟籍。时疆场阅武，人争视之，溥未尝寓目。郡察孝廉，除郎中，补尚书都令史。

尚书令卫瓘、尚书褚璣并器重之。溥谓瓘曰：“往者金马启符，大晋应天，宜复先王五等之制，以绥久长。不可承暴秦之法，遂汉魏之失也。”瓘曰：“历代叹此，而终未能改。”

稍迁公车司马令，除鄱阳内史。大修庠序，广招学徒，移告属县曰：“学所以定情理性而积众善者也。情定于内而行成于外，积善于心而名显于教，故中人之性随教而移，善积则习与性成。唐虞之时，皆比屋而可封，及其废也，而云可诛，岂非化以成俗，教移人心者哉！自汉氏失御，天下分崩，江表寇隔，久替王教，庠序之训，废而莫修。今四海一统，万里同轨，熙熙兆庶，咸休息乎太和之中，宜崇尚道素，广开学业，以赞协时雍，光扬盛化。”乃具为条制。于是至者七百余。溥乃作诰以奖训之，曰：

文学诸生皆冠带之流，年盛志美，始涉学庭，讲修典训，此大成之业，立德之基也。夫圣人之道淡而寡味，故始学者不好也。及至期月，所观弥博，所习弥多，日闻所不闻，日见所不见，然后心开意朗，敬业乐群，忽然不觉大化之陶己，至道之入神也。故学之染人，甚于丹青。丹青吾见其久而渝矣，未见久学而渝者也。

夫工人之染，先修其质，后事其色，质修色积，而染工毕矣。学亦有质，孝悌忠信是也。君子内正其心，外修其行，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，文质彬彬，然后为德。夫学者不患才不及，而患志不立，故曰希骥之马，亦骥之乘，希颜之徒，亦颜之伦也。又曰骍而舍之，朽木不知；骍而不舍，金石可亏。斯非其效乎！

今诸生口诵圣人之典，体闲庠序之训，比及三年，可以小成。而令名宣流，雅誉日新，朋友钦而乐之，朝士敬而叹之。于是州府交命，择官而仕，不亦美乎！

若乃含章舒藻，挥翰流离，称述世务，探赜究奇，使杨、班韬笔，仲舒结舌，亦惟才所居，固无常人。然积一勺以成江河，累微尘以崇峻极，匪志匪勤，理无由济也。诸生若绝人间之务，心专亲学，累一以贯之，积渐以进之，则亦或迟或速，或先

或后耳，何滞而不通，何远而不至邪！

时祭酒求更起屋行礼，溥曰：“君子行礼，无常处也，故孔子射于矍相之圃，而行礼于大树之下。况今学庭庠序，高堂显敞乎！”

溥为政严而不猛，风化大行，有白鸟集于郡庭。注《春秋》经、传，撰《江表传》及文章诗赋数十篇。卒于洛，时年六十二。

子勃，过江上《江表传》于元帝，诏藏于秘书。

司马彪，字绍统，高阳王睦之长子也。出后宣帝弟敏。少笃学不倦，然好色薄行，为睦所责，故不得为嗣，虽名出继，实废之也。彪由此不交人事，而专精学习，故得博览群籍，终其缀集之务。

初拜骑都尉。泰始中，为秘书郎，转丞。注《庄子》，作《九州春秋》。以为“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，载善恶以为沮劝，撮教世之要也。是以《春秋》不修，则仲尼理之；《关雎》既乱，则师挚修之。前哲岂好烦哉？盖不得已故也。汉氏中兴，迄于建安，忠臣义士亦以昭著，而时无良史，记述烦杂，谯周虽已删除，然犹未尽，安顺以下，亡缺者多。”彪乃讨论众书，缀其所闻，起于世祖，终于孝献，编年二百，录世十二，通综上下，旁贯庶事，为纪、志、传凡八十篇，号曰《续汉书》。泰始初，武帝亲祠南郊，彪上疏定议，语在《郊祀志》。后拜散骑侍郎。

惠帝末年卒，时年六十余。

初，谯周以司马迁《史记》书周、秦以上，或采俗语百家之言，不专据正经，周于是作《古史考》二十五篇，皆凭旧典，以纠正之谬误。彪复以周为未尽善也，条《古史考》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，多据《汲冢纪年》之义，亦行于世。

王隐，字处叔，陈郡陈人也。世寒素。父铨，历阳令，少好学，有著述之志，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，未就而卒。隐以儒素自守，不交势援，博学多闻，受父遗业，西都旧事多所谙究。

建兴中，过江，丞相军咨祭酒涿郡祖纳雅相知重。纳好博弈，每

谏止之。纳曰：“聊用忘忧耳。”隐曰：“盖古人遭时，则以功达其道；不遇，则以言达其才，故否泰不穷也。当今晋未有书，天下大乱，旧事荡灭，非凡才所能立。君少长王都，游宦四方，华夷成败皆在耳目，何不述而裁之！应仲远作《风俗通》，崔子真作《政论》，蔡伯喈作《勤学篇》，史游作《急就章》，犹行于世，便为没而不朽。当其同时，人岂少哉？而了无闻，皆由无所述作也。故君子疾没世而无闻，《易》称自强不息，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迹，何必博弈而后忘忧哉！”纳喟然叹曰：“非不说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”乃上疏荐隐。元帝以草创务殷，未遑史官，遂寝不报。

太兴初，典章稍备，乃召隐及郭璞俱为著作郎，令撰晋史。豫平王敦功，赐爵平陵乡侯。时著作郎虞预私撰《晋书》，而生长东南，不知中朝事，数访于隐，并借隐所著书窃写之，所闻渐广。是后更疾隐，形于言色。预既豪族，交结权贵，共为朋党，以斥隐，竟以谤免，黜，归于家。

贫无资用，书遂不就，乃依征西将军庾亮于武昌。亮供其纸笔，书乃得成，诣阙上之。隐虽好著述，而文辞鄙拙，芜舛不伦。其书次第可观者，皆其父所撰；文体混漫义不可解者，隐之作也。年七十余，卒于家。

隐兄瑚，字处仲。少重武节，成都王颖举兵向洛，以为冠军参军，积功，累迁游击将军，与司隶满奋、河南尹周馥等俱屯大司马门，以卫宫掖。时上官已纵暴，瑚与奋等共谋除之，反为所害。

虞预，字叔宁，征士喜之弟也。本名茂，犯明穆皇后母讳，故改焉。预十二而孤，少好学，有文章。余姚风俗，各有朋党，宗人共荐预为县功曹，欲使沙汰秽浊。预书与其从叔父曰：“近或闻诸君以预入仕，便应委质，则当亲事，不得徒已。然预下愚，过有所怀。邪党互瞻，异同蜂至，一旦差跌，众鼓交鸣。毫厘之失，差以千里，此古人之炯戒，而预所大恐也。”卒如预言，未半年，遂见斥退。

太守庾琛命为主簿，预上记陈时政所失，曰：“军寇以来，赋役

繁数，兼值年荒，百姓失业，是轻徭薄敛，宽刑省役之时也。自顷长吏轻多去来，送故迎新，交错道路。受迎者，惟恐船马之不多；见送者，惟恨吏卒之常少。穷奢竭费谓之忠义，省烦从简呼为薄俗，转相放效，流而不反，虽有常防，莫肯遵修。加以王涂未夷，所在停滞，送者经年，永失播植。一夫不耕，十夫无食，沉转百数，所妨不訾。愚谓宜勒属县，若令、尉先去官者，人船吏侍皆具条例，到当依法减省，使公私允当。又今统务多端，动加重制，每有特急，辄立督邮。计今直兼三十余人，人船吏侍皆当出官，益不堪命，宜复减损，严为之防。”琛善之，即皆施行。太守纪瞻到，预复为主簿，转功曹史。察孝廉，不行。安东从事中郎诸葛恢、参军庾亮等荐预，召为丞相行参军兼记室。遭母忧，服竟，除佐著作郎。

太兴二年，大旱，诏求说言直谏之士。预上书谏曰：

大晋受命，于今五十余载。自元康以来，王德始阙，戎翟及于中国，宗庙焚为灰烬，千里无烟爨之气，华夏无冠带之人，自天地开辟，书籍所载，大乱之极未有若兹者也。

陛下以圣德先觉，超然远鉴，作镇东南，声教遐被，上天眷顾，人神赞谋，虽云中兴，其实受命，少康、宣王诚未足喻。然《南风》之歌可著，而陵迟之俗未改者，何也？臣愚谓为国之要在于得才，得才之术在于抽引。苟其可用，仇贱必举。高宗、文王思佐发梦，拔岩徒以为相，载钓老而师之。下至列国，亦有斯事，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竞至，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。今天下虽弊，人士虽寡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世不乏骥，求则可致。而束帛未赍于丘园，蒲轮顿轂而不驾，所以大化不治而雍熙有阙者也。

预以寇贼未平，当须良将，又上疏曰：

臣闻承平之世，其教先文，拔乱之运，非武不克，故牧野之战，吕望杖钺；淮夷作难，召伯专征；狎狁为暴，卫、霍长驱。故阴阳不和，擢士为相；三军不胜，拔卒为将。汉帝既定天下，犹思猛士以守四方；孝文志存巨鹿，冯唐进说，魏尚复守。《诗》称

“赳赳武夫，公侯干城。”折冲之佐，岂可忽哉！况今中州荒弊，百无一存，牧守官长非戎貊之族类，即寇窃之幸脱。陛下登阼，威畅四远，故令此等反善向化。然狼子兽心，轻薄易动，羯虜未殄，益使难安。周抚、陈川相系背叛；徐龛骄黠，无所拘忌，放兵侵掠，罪已彰灼。

昔葛伯违道，汤献之牛；吴濞失礼，锡以几杖，恶成罪著，方复加戮。龛之小丑，可不足灭。然豫备不虞，古之善教，矧乃有虞，可不为防！为防之术，宜得良将。将不素简，难以应敌。寿春无镇，祖逖孤立，前有劲虜，后无系援，虽有智力，非可持久。愿陛下咨之群公，博举于众。若当局之才，必允其任，则宜奖厉，使不顾命。旁料冗猥，或有可者，厚加宠待，足令忘身。昔英布见慢，悲欲自裁，出观供置，然后致力。礼遇之恩，可不隆哉！

诚知山河之量非尘露可益，神鉴之虑非愚浅所测；然匹夫嫠妇犹有忧国之言，况臣得厕朝堂之末，蒙冠带之荣者乎！

转琅邪国常侍，迁秘书丞、著作郎。

咸和初，夏旱，诏众官各陈致雨之意。预议曰：

臣闻天道贵信，地道贵诚。诚信者，盖二仪所以生植万物，人君所以保乂黎蒸。是以杀伐拟于震电，推恩象于云雨。刑罚在于必信，庆赏贵于平均。臣闻间者以来，刑狱转繁，多力者，则广牵连逮，以稽年月；无援者，则严其桎楚，期于入重。是以百姓嗷然，感伤和气。臣愚以为轻刑耐罪，宜速决遣，殊死重囚，重加以请。宽徭息役，务遵节俭，砥砺朝臣，使各知禁。

盖老牛不牺，礼有常制，而自顷众官拜授祖赠，转相夸尚，屠杀牛犊，动有十数，醉酒流湏，无复限度，伤财败俗，所亏不少。

昔殷宗修德以消桑谷之异，宋景善言以退荧惑之变，楚国无灾，庄王是惧。盛德之君，未尝无眚，应以信顺，天祐乃隆。臣学见浅暗，言不足采。

从平王含，赐爵西乡侯。苏峻作乱，预先假归家，太守王舒请为咨议参军。峻平，进爵平康县侯，迁散骑侍郎，著作如故。除散骑常侍，仍领著作。以年老归，卒于家。

预雅好经史，憎疾玄虚，其论阮籍裸袒，比之伊川被发，所以胡虏遍于中国，以为过衰周之时。著《晋书》四十余卷、《会稽典录》二十篇、《诸虞传》十二篇，皆行于世。所著诗赋碑诔论难数十篇。

孙盛，字安国，太原中都人。祖楚，冯翊太守。父恂，颍川太守。恂在郡遇贼，被害。盛年十岁，避难渡江。及长，博学，善言名理。

于时殷浩擅名一时，与抗论者，惟盛而已。盛尝诣浩谈论，对食，奋掷尘尾，毛悉落饭中，食冷而复暖者数四，至暮忘餐，理竟不定。盛又著医卜及《易象妙于见形论》，浩等竟无以难之，由是遂知名。

起家佐著作郎，以家贫亲老，求为小邑，出补浏阳令。太守陶侃请为参军。庾亮代侃，引为征西主簿，转参军。时丞相王导执政，亮以元舅居外，南蛮校尉陶称谗构其间，导、亮颇怀疑贰。盛密谏亮曰：“王公神情朗达，常有世外之怀，岂肯为凡人事邪！此必佞邪之徒欲间内外耳。”亮纳之。庾翼代亮，以盛为安西咨议参军，寻迁廷尉正。会桓温代翼，留盛为参军，与俱伐蜀。军次彭模，温自以轻兵入蜀。盛领羸老辎重在后，贼数千忽至，众皆遑遽。盛部分诸将，并力距之，应时败走。蜀平，赐爵安怀县侯，累迁温从事中郎。从入关平洛，以功进封吴昌县侯，出补长沙太守。

以家贫，颇营资货，部从事至郡察知之，服其高名而不劾之。盛与温笈，而辞旨放荡，称州遣从事观采风声，进无威凤来仪之美，退无鹰鹯搏击之用，徘徊湘川，将为怪鸟。温得盛笈，复遣从事重案之，赃私狼籍，槛车收盛到州，舍而不罪。累迁秘书监，加给事中。年七十二卒。

盛笃学不倦，自少至老，手不释卷。著《魏氏春秋》、《晋阳秋》，并造诗赋论难复数十篇。《晋阳秋》词直而理正，咸称良史焉。既而

桓温见之，怒谓盛子曰：“枋头诚为失利，何至乃如尊君所说！若此史遂行，自是关君门户事。”其子遽拜谢，谓请删改之。时盛年老还家，性方严有轨宪，虽子孙班白，而庭训愈峻。至此，诸子乃共号泣稽顙，请为百口切计。盛大怒。诸子遂尔改之。盛写两定本，寄于慕容儁。

太元中，孝武帝博求异闻，始于辽东得之，以相考校，多有不同，书遂两存。子潜、放。

潜，字齐由。为豫章太守。殷仲堪之讨王国宝也，潜时在郡，仲堪逼以为咨议参军，固辞不就，以忧卒。

放，字齐庄。幼称令慧。年七、八岁，在荆州，与父俱从庾亮猎，亮谓曰：“君亦来邪？”应声答曰：“无小无大，从公于迈。”亮又问：“欲齐何庄邪？”放曰：“欲齐庄周。”亮曰：“不慕仲尼邪？”答曰：“仲尼生而知之，非希企所及。”亮大奇之，曰：“王辅嗣弗过也。”庾翼子爰客尝候盛，见放而问曰：“安国何在？”放答曰：“庾稚恭家。”爰客大笑曰：“诸孙太盛，有儿如此也！”放又曰：“未若诸庾翼翼。”既而语人曰：“我故得重呼奴父也。”终于长沙相。

干宝，字令升，新蔡人也。祖统，吴奋武将军、都亭侯。父莹，丹阳丞。宝少勤学，博览书记，以才器召为著作郎。平杜弢有功，赐爵关内侯。

中兴草创，未置史官，中书监王导上疏曰：“夫帝王之迹，莫不以书，著为令典，垂之无穷。宣皇帝廓定四海，武皇帝受禅于魏，至德大勋，等踪上圣，而纪传不存于王府，德音未被乎管弦。陛下圣明，当中兴之盛，宜建立国史，撰集帝纪，上敷祖宗之烈，下纪佐命之勋，务以实录，为后代之准，厌率土之望，悦人神之心，斯诚雍熙之至美，王者之弘基也。宜备史官，敕佐著作郎干宝等渐就撰集。”元帝纳焉。宝于是始领国史。

以家贫，求补山阴令，迁始安太守。王导请为司徒右长史，迁散骑常侍。著《晋纪》，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，凡二十卷，奏之。其

书简略，直而能婉，咸称良史。

性好阴阳术数，留思京房、夏侯胜等传。宝父先有所宠侍婢，母甚妒忌，及父亡，母乃生推婢于墓中。宝兄弟年小，不之审也。后十余年，母丧，开墓，而婢伏棺如生，载还，经日乃苏。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，恩情如生。在家中吉凶辄语之，考校悉验，地中亦不觉为恶。既而嫁之，生子。又宝兄尝病气绝，积日不冷，后遂悟，云见天地间鬼神事，如梦觉，不自知死。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，名为《搜神记》，凡二十卷。以示刘惔，惔曰：“卿可谓鬼之董狐。”宝既博采异同，遂混虚实，因作序以陈其志曰：

虽考先志于载籍，收遗逸于当时，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，亦安敢谓无失实者哉！卫朔失国，二传互其所闻；吕望事周，子长存其两说，若此比类，往往有焉。从此观之，闻见之难一，由来尚矣。夫书赴告之定辞，据国史之方策，犹尚若兹，况仰述千载之前，记殊俗之表，缀片言于残阙，访行事于故老，将使事不二迹，言无异涂，然后为信者，固亦前史之所病。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，学士不绝诵览之业，岂不以其所失者小，所存者大乎！今之所集，设有承于前载者，则非余之罪也。若使采访近世之事，苟有虚错，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。及其著述，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。

群言百家不可胜览，耳目所受不可胜载，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，成其微说而已。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，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。

宝又为《春秋左氏义外传》，注《周易》、《周官》凡数十篇，及杂文集皆行于世。

邓粲，长沙人。少以高洁著名，与南阳刘骘之、南郡刘尚公同志友善，并不应州郡辟命。荆州刺史桓冲卑辞厚礼请粲为别驾，粲嘉其好贤，乃起应召。骘之、尚公谓之曰：“卿道广学深，众所推怀，忽然改节，诚失所望。”粲笑答曰：“足下可谓有志于隐而未知隐。夫隐

之为道，朝亦可隐，市亦可隐。隐初在我，不在于物。”尚公等无以难之，然粲亦于此名誉减半矣。后患足疾，不能朝拜，求去职，不听，令卧视事。后以病笃，乞骸骨，许之。

粲以父骞有忠信言而世无知者，乃著《元明纪》十篇，注《老子》，并行于世。

谢沉，字行思，会稽山阴人也。曾祖斐，吴豫章太守。父秀，吴翼正都尉。沈少孤，事母至孝，博学多识，明练经史。

郡命为主簿、功曹，察孝廉，太尉郗鉴辟，并不就。会稽内史何充引为参军，以母老去职。平西将军庾亮命为功曹，征北将军蔡谟版为参军，皆不就。闲居养母，不交人事，耕耘之暇，研精坟籍。康帝即位，朝议疑七庙迭毁，乃以太学博士征，以质疑滞。以母忧去职。服阙，除尚书度支郎。

何充、庾冰并称沉有史才，迁著作郎，撰《晋书》三十余卷。会卒，时年五十二。沈先著《后汉书》百卷及《毛诗》、《汉书外传》，所著述及诗赋文论皆行于世。其才学在虞预之右云。

习凿齿，字彦威，襄阳人也。宗族富盛，世为乡豪。凿齿少有志气，博学洽闻，以文笔著称。

荆州刺史桓温辟为从事，江夏相袁乔深器之，数称其才于温，转西曹主簿，亲遇隆密。

时温有大志，追蜀人知天文者至，夜执手问国家祚运修短。答云：“世祀方永。”温疑其难言，乃饰辞云：“如君言，岂独吾福，乃苍生之幸。然今日之语自可令尽，必有小小厄运，亦宜说之。”星人曰：“太微、紫微、文昌三宫气候如此，决无忧虞。至五十年外不论耳。”温不悦，乃止。异日，送绢一匹、钱五千文以与之。星人乃驰诣凿齿曰：“家在益州，被命远下，今受旨自裁，无由致其骸骨。缘君仁厚，乞为漂碣棺木耳。”凿齿问其故，星人曰：“赐绢一匹，令仆自裁，惠钱五千，以买棺耳。”凿齿曰：“君几误死！君尝闻干知星宿有不覆之

义乎？此以绢戏君，以钱供道中资，是听君去耳。”星人大喜，明便诣温别。温问去意，以凿齿言答。温笑曰：“凿齿忧君误死，君定是误活。然徒三十年看儒书，不如一诣习主簿。”

累迁别驾。温出征伐，凿齿或从或守，所在任职，每处机要，莅事有绩，善尺牍论议，温甚器遇之。时清谈文章之士韩伯、伏滔等并相友善，后使至京师，简文亦雅重焉。既还，温问：“相王何似？”答曰：“生平所未见。”以此大忤温旨，左迁户曹参军。时有桑门释道安，俊辩有高才，自北至荆州，与凿齿初相见。道安曰：“弥天释道安。”凿齿曰：“四海习凿齿。”时人以为佳对。

初，凿齿与其二舅罗崇、罗友俱为州从事。及迁别驾，以坐越舅右，屡经陈请。温后激怒既盛，乃超拔其二舅，相继为襄阳都督，出凿齿为荊阳太守。

温弟秘亦有才气，素与凿齿相亲善。凿齿既罢郡归，与秘书曰：

吾以去五月三日来达襄阳，触目悲感，略无欢情，痛侧之事，故非书言之所能具也。每定省家舅，从北门入，西望隆中，想卧龙之吟；东眺白沙，思凤雏之声；北临樊墟，存邓老之高；南眷城邑，怀羊公之风；纵目檀溪，念崔、徐之友；肆睇鱼梁，追二德之远，未尝不徘徊移日，惆怅极多，抚乘踌躇，慨尔而泣。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，孙坚之所陨毙，裴、杜之故居，繁、王之旧宅，遗事犹存，星列满目。琐琐常流，碌碌凡士，焉足以感其方寸哉！

夫芳芬起于椒兰，清响生乎琳琅。命世而作佐者，必垂可大之余风；高尚而迈德者，必有明胜之遗事。若向八君子者，千载犹使义想其为人，况相去之不远乎！彼一时也，此一时也，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畴辰，百年之后，吾与足下不并为景升乎！其风期俊迈如此。

是时温覬觐非望，凿齿在郡，著《汉晋春秋》以载正之。起汉光武，终于晋愍帝。于三国之时，蜀以宗室为正，魏武虽受汉禅晋，尚为篡逆，至文帝平蜀，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。引世祖讳炎兴而为禅

受，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。凡五十四卷。后以脚疾，遂废于里巷。

及襄阳陷于苻坚，坚素闻其名，与道安俱舆而致焉。既见，与语，大悦之，赐遗甚厚。又以其蹇疾，与诸镇书：“昔晋氏平吴，利在二陆；今破汉南，获士裁一人有半耳。”俄以疾归襄阳。寻而襄邓反正，朝廷欲征凿齿，使典国史，会卒，不果。临终上疏曰：

臣每谓皇晋宜越魏继汉，不应以魏后为三恪。而身微官卑，无由上达，怀抱愚情，三十余年。今沈沦重疾，性命难保，遂尝怀此，当与之朽烂，区区之情，切所悼惜，谨力疾著论一篇，写上如左。愿陛下考寻古义，求经常之表，超然远览，不以臣微贱废其所言。论曰：

或问：“魏武帝功盖中夏，文帝受禅于汉，而吾子谓汉终有晋，岂实理乎？且魏之见废，晋道亦病，晋之臣子宁可以同此言哉！”

答曰：“此乃所以尊晋也。但绝节赴曲，非常耳所悲，见殊心异，虽奇莫察，请为子言焉。”

“昔汉氏失御，九州残隔，三国乘间，鼎峙数世，干戈日寻，流血百载，虽各有偏平，而其实乱也。宣皇帝势逼当年，力制魏氏，螻屈从时，遂羁戎役，晦明掩耀，龙潜下位，俯首重足，鞠躬屏息，道有不容之难，躬蹈履霜之险，可谓危矣！魏武既亡，大难获免，始南擒孟达，东荡海隅，西抑劲蜀，旋抚诸夏，摧吴人入侵之锋，扫曹爽见忌之党，植灵根以跨中岳，树群才以翼子弟，命世之志既恢，非常之业亦固。景文继之，灵武冠世，克伐贰违，以定厥庸，席卷梁、益，奄征西极，功格皇天，勋侔古烈，丰规显祚，故以灼如也。至于武皇，遂并强吴，混一宇宙，义清四海，同轨二汉。除三国之大害，静汉末之交争，开九域之蒙晦，定千载之盛功者，皆司马氏也。而推魏继汉，以晋承魏，比义唐虞，自托纯臣，岂不惜哉！”

“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，则其道不足；有静乱之功，则孙刘鼎立。道不足则不可谓制当年，当年不制于魏，则魏未曾为天

下之主；王道不足于曹，则曹未始为一日之王矣。昔共工伯有九州，秦政奄平区夏，鞭挞华戎，专总六合，犹不见序于帝王，沦没于战国，何况暂制数州之人，威行境内而已，便可推为一代者乎！

“若以晋尝事魏，惧伤皇德，拘惜禅名，谓不可割，则惑之甚者也。何者？隗嚣据陇，公孙帝蜀，蜀陇之人虽服其役，取之大义，于彼何有！且吴、楚僭号，周室未亡，子文、延陵不见贬绝。宣皇帝官魏，逼于性命，举非择木，何亏德美，禅代之义，不同尧舜，校实定名，必彰于后，人各有心，事胡可掩？！定空虚之魏以屈于己，孰若杖义而以贬魏哉！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，假之际会，必兼义勇。宣皇祖考立功于汉，世笃尔劳，思报亦深。魏武超越，志在倾主，德不素积，义险冰薄，宣帝与之，情将何重！虽形屈当年，意申百世，降心全己，愤慨于下，非道服北面，有纯臣之节，毕命曹氏，忘济世之功者也。

“夫成业者系于所为，不系所藉；立功者言其所济，不言所起。是故汉高禀命于怀王，刘氏乘毙于亡秦，超二伪以远嗣，不论近而计功，考五德于帝典，不疑道于力政，季无承楚之号，汉有继周之业，取之既美，而已德亦重故也。凡天下事有可借喻于古，以晓于今，定之往昔而足为来证者。当阳秋之时，吴楚二国皆僭号之王也，若使楚庄推鄢郢以尊有德，阖闾举三江以奉命世，命世之君、有德之主或藉之以应天，或抚之而光宅，彼必自系于周室，不推吴楚以为代明矣。况勋助累功，静乱宁众，数之所录，众之所与，不资于燕咍之授，不赖于因藉之力，长饗庙堂，吴、蜀两毙，运奇二纪而平定天下，服魏武之所不能臣，荡累叶之所不能除者哉！

“自汉末鼎沸，五、六十年，吴、魏犯顺而强，蜀人杖正而弱，三家不能相一，万姓旷而无主。夫有定天下之大功，为天下之所推，孰如见推于暗人，受尊于微弱？配天而为帝，方驾于三代，岂比俯首于曹氏，侧足于不正？即情而恒实，取之而无惭，

何与诡事而托伪，开乱于将来者乎？是故故旧之恩可封魏后，三恪之数不宜见列。以晋承汉，功实显然，正名当事，情体亦厌，又何为虚尊不正之魏而亏我道于大通哉！

“昔周人咏祖宗之德，追述翦商之功；仲尼明大孝之道，高称配天之义。然后稷勤于所职，聿来未以翦商，异于司马氏仕乎曹族，三祖之寓于魏世矣。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，则三祖臣魏之义未尽。义未尽，故假涂以运高略；道不正，故君臣之节有殊。然则弘道不以辅魏而无逆取之嫌，高拱不劳汗马而有静乱之功者，盖勋足以王四海，义可以登大位，虽我德惭于有周，而彼道异于殷商故也。

“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于帝王，不嫌汉之系周而不系秦，何至于一魏犹疑滞而不化哉！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于尧舜之道，欲重其国而反厝之于不胜之地，岂君子之高义！若犹未悟，请于是止矣。”

子辟强，才学有父风，位至骠骑从事中郎。

徐广，字野民，东莞姑幕人。侍中邈之弟也。世好学，至广尤为精纯，百家数术无不研览。谢玄为兖州，辟从事。譙王恬为镇北，补参军。孝武世，除秘书郎，典校秘书省。增置省职，转员外散骑侍郎，仍领校书。尚书令王珣深相钦重，举为祠部郎。会稽世子元显时录尚书，欲使百僚致敬，内外顺之，使广为议，广常以为愧焉。元显引为中军参军，迁领军长史。桓玄辅政，以为大将军文学祭酒。义熙初，奉诏撰《车服仪注》，除镇军咨议，领记室，封乐成侯，转员外散骑常侍，领著作。

尚书奏：“左史述言，右官书事，《乘》《志》显于晋、郑，《春秋》著乎鲁史。自圣代有造《中兴记》者，道风帝典，焕乎史策。而太和以降，世历三朝，玄风圣迹，倏为畴古。臣等参详，宜敕著作郎徐广撰成国史。”于是敕广撰集焉。迁骠骑将军，领徐州大中正，转正员常侍、大司农，仍领著作如故。十二年，勒成《晋纪》，凡四十六卷，表上